

塞外文苑

吕成玉

雪压冬云白絮飞



北风吹雪日昏茫，万水千山裹素妆。季节的循环瓜代有期，周而复始。

节气走进大雪，气温不断变化，寒潮伴随大风接踵而至，雪花也裹挟其间。雪花集腋成裘，千片万片无数片，皑皑白雪遮四野。量变引发质变，也加快了季节变换的脚步。

流年似水，时不我待。小雪轻盈转身，变躬迁席；大雪羽翼渐丰，隆重登场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大雪，十一月节。大者，至此而雪盛也。”可见大雪也是一个降水的节气。大雪之谓大，是说降雪要比小雪节气更紧密，天气也愈加寒冷。

鸷且不鸣夜入寂，虎豹繁衍正当时。难得佳卉知春早，顶风冒雪发荔枝。大雪分为三候：一候鸷鸟不鸣。二候虎始交。三候荔挺出。是说此时因天气寒冷，寒号鸟也不再鸣叫了；阴气最盛，盛极而衰，阳气已有所萌动，所以老虎开始有求偶行为；“荔挺”（兰草的一种）也感到阳气的萌动而抽出新芽。

闲情小品

徐善景

少时冬晨豆腐香

已是寒冬。清晨，炊烟笼罩在乡村的上空，像一团薄雾，飘飘袅袅。灰蒙蒙的瓦房看似凌乱却有序地夹杂在光秃秃的树枝中，在薄雾中若隐若现，一幅绝妙的天然水墨画便呈现出来。

“割……豆腐儿。”一声吆喝打破了乡村的寂静。“听见没有，撮点儿红薯干儿换点儿豆腐。”母亲对挑水回来的父亲喊道，“晚了又换不上了。”父亲答应着，扔下扁担，上棚撮了一大瓢红薯干，快速冲向大街换豆腐去了。早饭是玉米糝儿煮红薯，菜是水煮白菜豆腐，真是好吃。

那个年代，豆腐在热天是吃不到的。只有天气转冷后，做豆腐的人才会计黄昏

灯下漫笔

刘化宇

古人艺术世界里的仙山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”在古人眼中，似乎高山、名山都曾是神仙的居处。为何如此？据民俗学家解释，这种认为天神居住在大山顶端的思维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一种原始神话思维。

在希腊神话中，天神宙斯就住在奥林匹斯山上。我国周朝先民也认为，天神居住在他们那里最高的山——嵩山之上，“嵩高维岳，峻极于天”。高山也是人与天沟通的媒介。泰山就是一座沟通天人之间，历代帝王往往要去泰山封禅，祭祀天神。

后来，高山逐渐失去了神秘感，天神在人们居住地附近的高山上无处藏身，就跑到了须弥山、昆仑山这类人们似乎遥不可及的地方。再后来，这些神话不断破灭。神仙就集体搬到了天上居住，至少那里古人还没有能力探索。

“五岳寻仙不辞远”，古人很早就开始了寻仙访道的历程。《史记》记载，战国时君王孜孜不倦地遣人探求“蓬莱、方丈、瀛洲”三神山，而昆仑山则是《山海经》重点描述的神仙居所。《列子》中将“方丈”改称“方壶”，说“渤海之东，不知其几亿万里，有大壑焉……其中有五山焉：一曰岱舆，二曰员峤，三曰方壶，四曰瀛洲，五曰蓬莱”。古人寻仙的步伐似乎从未停止。他们认为在昆仑、蓬莱、方壶这些充满仙气的名字背后，有一个神秘而美好的神仙世界。

在古代神话中，昆仑山可以说是最著名的神山之一。由昆仑山及西王母衍生出一系列神话，奠定了后世的神话世界及神仙谱系。昆仑山也成为古代帝

王求见仙人、祈求长生的仙山。

在西汉刘向著的《列仙传》中，几乎每一位仙人都背靠大山而与人类发生联系。传说神农时期的雨师赤松子“往往至昆仑山上，常止西王母石室中，随风与上下”；尧帝时隐士方回“隐于五柞山中”；乘白鹤而来后登仙而去的王子乔，也曾被道士浮丘公接接到嵩山上修炼了三十余年。

从三国到隋唐，道士将人间名山附会上神仙传说，形成洞天福地的说法。人们更加相信仙山的存在。

《初学记》记载《世说》中说：嵩高山北有大穴。晋时有人误堕穴中，见二人围棋。有一杯白饮，与堕者饮，气力十倍。棋者曰：“汝欲停此否？”堕者曰：“不愿停。”棋者曰：“从此西行有天井，其中有蛟龙，但投身入井，自当出。若俄，取井中物食之。”堕者如言，可半年，乃出蜀中。因入洛，问张华。华曰：“此仙馆。夫所饮者玉浆耳，所食者龙肉石髓也。”

在这则故事中，普通人无意间掉入山穴，恰好实现了见仙人、饮琼浆的梦想。这既证实了高山是神仙在人间的洞府的想象，又表现出仙人的饮食是不凡的。

在文人墨客的诗文中和丹青妙手的画里，人们充分发挥想象，描绘仙山的模样。

魏晋时期游仙文学兴盛。曹操在游仙诗里，将泰山、华阴山、君山、昆仑山等地作为他开启游仙畅想的地方。在三曹的游仙诗中，虽然也有些寻仙访道的意

受重用，反而被发往遥远疆塞，让人扼腕长叹！

只有经过切肤之痛，方知雪之犀利。1972年冬天，我从临河城区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回家。经过碾压的公路凹凸不平，一路上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雪霁初晴，玉树琼枝。公路两边的田野横卧着厚厚的积雪，在太阳光照射下发出刺眼的光芒，簇拥着萧瑟的村庄。冷空气如一把利刃，毫不留情地撕割着脸庞，从领口、袖口钻入衣服内乱窜，像无数张嘴咬噬着血气方刚的肌肤。凭着年轻气盛，我奋力蹬车，二十多里的回家路，犹如漫漫征途。当我粗服乱头走进家门时，手脚麻木，语言哆嗦。母亲见状急忙将我拉到火炉旁，一碗开水进肚，周身慢慢生出暖意，冻僵的手脚渐渐复苏，但两耳肿胀得像兔子的耳朵，致使五观比例“失调”。此次留下的冻伤，每至冬日即前来“打卡”，奇痒无比，抓挠不已，以至数年。

雪天孤坐，游子思归。大雪时节，一个人的时候，是想家的时候。北宋诗人潘阆在《雪夜有感》中曰：“大雪拥蓬户，寒梦不成归。孤坐北窗风，飘落辞家衣。”

当大雪吹到居住的房子时，诗人很伤感，冬日天寒地冻不能回家，只能孤身独坐，听着北风。此情此景，作者思乡之心，如同窗外的大雪，在空中飞舞。

飘洒的雪，总能勾起人的情思。大文豪苏轼就触景生情，写下了“雪似故人似雪，虽可爱，有人嫌”的名句。那年十二月，他望着沸沸扬扬的大雪，不由得想起了他的故人——北宋大孝子朱寿昌，并写下了著名的《江神子·黄昏由是雨纤纤》一词。

雪压青松，游人思归。大雪升晓，往往一夜之间就触景生情，晶晶然，满眼素色。白居易写有《夜雪》：“夜深知雪重，时间折竹声。”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能听到被积雪压断竹子的声音，可见雪之厚重，量之巨大。

因长时间没有拆洗而磨得发亮。可能是早起的原因，他脸上的锅烟煤一道一道，给人的感觉像是没洗脸。人看着是脏了一点，但他盛豆腐的木框，盖豆腐的白棉布，切豆腐的铜刀片，以及称豆腐的秤盘却是干干净净。豆腐更是白白嫩嫩，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极好吃的豆腥味儿，掀开白棉布，就让人忍不住咽口水。

称红薯干儿或玉米时，他把秤杆放得低低的，称豆腐时，却让秤杆翘得高高的，要是谁的秤杆没扬起来，他会拿起铜刀片切下厚厚的一片豆腐在称盘中一放，说：“给，不称了。”有时，谁带着小孩儿，他也会切下一小块豆腐塞到小孩儿手中说：

“乖，吃豆腐儿。”

有一次，父亲没在家，母亲让我去换豆腐，老远就看见他双手放在袄袖里，怀里斜抱着赶车的鞭子，跟在毛驴车后不忙不忙地走着。每隔一会儿，他就会高喊一声：“割……豆腐儿。”那是我第一次听清他喊出的“豆腐儿”。

时间真是快，转眼40多年过去了。如今的农村生活早已如芝麻开花，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豆腐，但令人费解的是，豆腐的豆腥味儿却是越来越淡了，更令我费解的是，那“割……豆腐儿”的吆喝声，竟如天籁之音般定格在我的脑海中，每到冬季便常常在耳边响起。

大名鼎鼎的《千里江山图》，据说画的就是当时道教第一仙山庐山。自谢灵运开始，庐山便有人文圣山之称。而东晋陶渊明辞官后归隐家乡庐山，写下名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更是让庐山成为文人心中的归隐圣地。

少年天才王希孟是临川（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）人，庐山就是他家乡的名山。他为宋徽宗绘制的这幅长卷中有白鹤观、寺院、炼丹台，还有象征可与上天沟通的最高峰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他用的材料十分考究，绿（孔雀石），青（蓝铜矿、青金石）、红（朱砂）、黄（雌黄、赭石）、白（砗磲贝）等，不仅是矿物材料，还是道教修炼仙丹的材料。这些历经千年不褪色的材料里，蕴含着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秘密。这些难以获取的材料也只有皇家才能承担得起。当然，这些五光十色的矿物质中也蕴含着毒素。有学者认为，在长期研磨中，王希孟频繁接触这些矿物质，身体中毒素的积累，或许是最终导致他英年早逝的原因。

投射着古人仙道想象的仙山诗画，焕发出古代艺术家超凡的想象力，编织起充满了神奇魅力的山水世界，绘聚着艺术家精湛的技艺，千百年后依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明代郑重的《仿王蒙葛洪移居图》描

林漫步

诗

贾志义

察右后旗行吟

乌兰哈达草原

谁令仙云下界来，携风带雨净尘埃。翩翩草连天涌，艳艳花从傍地开。牧笛悠扬声悦耳，火山壮丽景怡怀。经年已历百余万，古韵犹存说盛衰。

千年古榆（新韵）

峥嵘岁月不虚空，挺立荒原唱大风。欣看浮云山顶过，任凭乱石脚边冲。虬枝曲展攀龙爪，密叶繁森织鸟笼。蔽日浓阴遮百米，依然茂盛显神通。

晨游乌兰哈达火山喷发口

形如锅底对苍穹，耸立平川绿野中。雾罩孤峰消景色，云吞广宇隐朝曦。寻幽且探火山口，览胜须观水白风。日月星辰皆摄景，古今景致可相同。

乌兰哈达火山岩

昂然挺立向天空，古韵犹存气势雄。助力旅游功至伟，草原百业日兴隆。

边走边

乔峻岭

那时的冬天，天很冷。每天早晨，窗户上的玻璃总是冻满了千姿百态的冰花。有的像富贵牡丹，有的像高山峻岭，有的像孔雀开屏……一幅幅图画就是一段段美丽的故事，一块块玻璃就是一个个奇妙的童话世界。

那时的冬天，奶奶都会给我们换上她亲手缝制的棉衣、棉裤。等我们穿好之后，她便上下前后左右地端详，那时她的笑是灿烂的。冬至前后，母亲还会用五色纸剪出一件又一件的衣物，有棉衣、单衣、鞋袜和帽子等等。我弄不懂她要干什么，她就带上我到祖先坟前，将竹篮里装着的纸衣物烧化了。母亲说：“冬天了，老人家也冷，添几件新衣吧。”那时我还小，傻乎乎地问道：“你剪出的衣服那么小，他们能穿吗？”母亲就告诉我，那只是做后人的一份心，一份传统美德中的孝顺之心。

那时的冬天，我们玩童双手冻得通红，却背着大人的眼睛，满园乱跑。遇到有结冰的日子，偏起个大早，将冰块吊在屋檐下，口衔了竹管，对着小孔吹起来。末了，捡几片细石，往地里尽力斜掷出去。追打、嬉骂之际，忽然一阵狗叫，转移了我们的视线，灶屋里母亲随口吟道：狗儿汪汪咬噢，外头人来了哟。我们便“呼”地跑户外，对着过路的行人，拍着手一唱一和地调笑：“哪一个？”那时我们便觉得自己是冬天真正的主人。

那时的冬天，大家都闲下来，走亲访友的多多了。老姐妹们就会互相走动，有时一住就是几天。她们在一起看着外面纷飞的大雪，纳着鞋底，或织着毛衣，或做着家务，而我们小孩儿经常在炉灶的炭火里烧土豆吃。那时的冬天，人们聚在一起，开心的说笑声，是寒冷冬夜里最温暖的画面。

那时的冬天，刮几场北风，飘几场白雪，狗钻进堂屋，鸡飞上猪圈。一位粗壮的后生拖着四尺长的挺棍和尖刀，在山梁上放开喉咙吆喝：“杀猪喽——”，接着，满山、满沟，猪的叫声一日高过一日，石磨也开始叭叭嘎嘎地转个不停，山妹子坐在炕沿上绣着花，小伙子则翘起眼睛眯着指头一曲一伸地盘算给丈母娘拜年的时日。

那时的冬天，最热闹的莫过于过年了。年货是非做不可的，炸的，蒸的，煮的，烙的，家里的灶台从早到晚都是热的，诱人的香气伴着腾腾的热气从房门溢出，把年的喜悦提前罩在了乡村的四周。

那时的冬天，已经过去30多年了，却深深地藏在记忆里。当城市里又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，当我坐在暖气融融的楼房内，依然会怀念起那时的冬天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IC photo

声明：本报所采用部分图文无法联系到作者，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，本报将支付稿酬。联系电话：6564069

编辑：魏美丽 蒋建波 张文静 美编：晓行

那时的冬天